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大易粹言卷五

宋 方聞一 編

䷄ 乾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需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為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

卦取所需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為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易傳

兼山郭氏曰序卦云需者飲食之道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如此而已至於蓼蕭廢則恩澤乖湛露廢則萬國離故需之為需豈曰小補之哉易說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

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無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辯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健而不陷而能俟時故有孚於光亨也訟需坎皆言有孚必然之理也又如未濟飲酒濡首亦言有孚義同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地之大尚不能無所需以生萬物況人道乎有孚者充實之美也光亨者輝光之大也有是德衆之所需也需之亦以成是德也貞則吉需之道也利涉大川乾之健也易說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中正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伊川先生曰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

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賛之云其義不困窮矣○五以剛實居中為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為有孚之義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貞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既有孚而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至善也以乾剛而能需

何所不利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五以剛正中履尊位而不疚故有孚光亨貞吉有孚剛中也光亨大亨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則光斯大矣不曰大亨者以其有險而剛不掩焉故曰光亨也夫剛健而上行乾道也險在前而不進有需之義焉故曰需須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而動與時偕天行也故險在前而不能陷其義不困窮矣以剛健之才需而後動則往無不濟矣故利涉大

川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卦言之乾猶需於五以爻言之五猶需於物故曰需須也以乾之剛健其遇險也上於不險不困窮而已則險之為義大矣能无需乎有其德以待天下之需者九五也故言位乎天位以正中為需之主宜矣易說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伊川先生曰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

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為須待之義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一作養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九五需于酒食貞吉未濟亦有孚于飲酒以陰在前无所施為唯於飲食而已易說

廣平游氏曰雲上於天則澤將下流天下之所徯望也故有需之象飲食人之大欲存焉而人非飲食不生則天下之所需莫急於飲食故需飲食之象而位乎天位以應天下之求亦曰需于酒食而已然幅員之衆烏得人人而飲食之哉亦曰養賢以及萬民而已故君子飲食燕樂者大亨以養聖賢使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焉耳忠臣嘉賓盡其心則小民不失職而人人厭其所欲矣九五之所需孰大於此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而始於燕羣臣嘉賓者需之道也雍曰序卦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朝夕之需也人无飢渴之害則飲食无需也屯蒙之後天下之所需者在君而君之所需者在賢雲上於天欲雨之象萬物之所需也飲食宴樂所以養賢膏澤將以及民亦天下之需也易說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

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伊川先生曰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爲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處於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於遠而无過也○處曠遠者不犯冐險難而行也陽之爲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于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

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乾道以上行為常方需之時險在前宜需而後進雖久於其所未為失常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乾之剛猶有畏難之義則險其可犯哉初九遠於難者也故言于郊于郊不犯難矣勿以遠而妄動乃盡畏難之義是以利用恒无咎可需則需不可需則勿需也可應則應不可應則不應也此需時用常之道易說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伊川先生曰坎爲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爲需于沙漸近於險難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小有殊小者至於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寛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衍寛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寛裕

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沙近水而不溺於水以其衍在其中而不迫於險也其犯難淺矣故小有言終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沙近水近難也近之必不能无難故小有言剛明之才居柔守中小言之傷不為大損是以終吉欲无小言之慭則遠于郊而用常可也二雖不能遠于郊而以寛裕居中是雖有言而吉終也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其何傷於日月乎終吉之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伊川先生曰泥逼於水也既進逼於險當致寇難之至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三切逼坎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之通稱對眚而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己進而逼之故云自我寇自己致若能敬

愼量宜而進則无喪敗也需之時須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愼毋失其宜耳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需而迫於險則致寇自我矣然乾健之極非險之所能陷故敬愼則不敗需而後動能敬愼者也若夫行險以徼倖雖有剛健之才能不敗者鮮矣易說

無山郭氏曰九三坎爲險九三迫之災在外也于郊

于沙于泥遠邇之象也剛健上行故曰自我致寇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于泥則有難矣不能于郊而于沙不能于沙而于泥則于泥之寇自我致之也災自外來也敬慎而不敗者君子責己反身之道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何敗之有是以君子居易以俟命敬慎也小人行險以徼倖鮮不敗矣然君子雖因接物而有敬而敬當在物先故坤之直內言存於物先

也需之九三上六見於用以接物而已易說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柔之質處於險而下當三陽之進傷於險難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於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順以從時不競於險難所以不至於凶也以柔居陰非能競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蓋无中正之德徒以剛競於險適足以致凶也○四以陰柔居於險難之中不

能固處故退出自穴蓋陰柔一作柔弱不能與時競不能處則退是順從以聽於時所以不至於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柔居陰不能禦强來則聽順而辟其路易說

龜山楊氏曰乾健上行非險之所能陷而四以陰柔在前故需于血出自穴血陰傷也出自穴不安其所也陰雖不安其所而能以聽則雖傷而不至於凶矣六四以柔居陰能順以聽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隂柔之質處衆剛之上不能違而避之反出自穴是自求禍也故需于血然應於初九自上應下能順以退聽故雖傷而无凶易說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所需必遂可謂吉矣○需于酒食而貞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需而至於位天位則險難既平无所事矣故需于酒食而已若既醉之詩是也然需于酒食而不以正則是自溺於荒腆耳能无凶乎故正乃吉易說

無山郭氏曰九五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有士君子之行詩之所謂太平需之所謂貞吉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有士君子之行詩之所謂太平需之所謂貞吉也雍曰飲食非自養也養賢而已養賢以及萬民所以應天下之

需也鹿鳴之君蓋得需于酒食之道天保之福所謂

貞吉也易說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

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伊川先生曰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

終終則變矣在需之極久而得矣隂止於六乃安其

處故爲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後者必至不速

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

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也上六既需得其安處羣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故終吉也或疑以陰居三陽之上得為安乎曰三陽乾體志在上進六陰位非所止之正故无爭奪之意敬之則吉也○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陰為所安象復盡其義明陰宜在下而居上為不當位也然能敬順以自處則陽不能陵終得其吉雖不當

位而未至於大失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无所出故降入自穴恭以納之雖處

極上不至於失易說

龜山楊氏曰陰宜下而在上不當位也以柔順居之

而不為險難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當需之終處一卦

之外遠於陽也與四異矣故入于穴穴陰所安也三

陽需而進不速之客也陽方上行知敬而不為險難

其吉宜矣若夫需道之終猶欲懷險以為難亦君子

之所不容也能无凶乎易說

無山郭氏曰上六不當有事之地猶有需焉至於三陽彙征不能退聽以違之是以入于穴也敬之終吉未大失而已乃若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上六坎也故其道如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上六不當有事之地至於三陽彙征不能退聽以違之雖敬之終吉未大失而已乃若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上六坎也故不足以進此

雍曰上六據非其位不能退聽徒知入于穴以避焉僅免夫需血自傷而已故曰未大失也天道上行理之常來而敬之終无凶也夫需之時天下如飢之需食渴之需飲也故于郊于沙于泥出入于穴獨五安然是為需之主然水行需舟陸行需車莫非需也卦特言其大者耳易說

大易粹言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十九 經部

大易粹言卷六

宋　方聞一　編

䷅ 坎下乾上

伊川先生曰訟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為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以二體言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无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强所以訟也易傳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為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辯而待决於人雖有孚亦須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既未辯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訟者求辯其曲直也故利見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明中正决所訟也訟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可陷於危險故不利

涉大川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需訟一體也相親而需則為需相違而訟則為訟性情之異耳然性情之異而有孚則同者親而无孚需之妄也訟而无孚訟之妄也窒者塞其源而不流也惕者謹其事而知懼也得其中則吉成終則凶知此則知訟之為道矣非特訟者為然聽訟亦如之也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窒之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惕之也呂刑曰簡孚有

衆又曰獄成而孚輸而孚有孚也故乃明於刑之中中吉也舜典之疑惟輕吕刑之疑有赦不成其終也

易說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伊川先生曰訟之為卦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又為險健相接内險外健皆所以為訟也若健而不險不

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訟之道固如是又據卦才而言九二以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中實之象故有孚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艱阻窒塞而有惕懼不窒則不成訟矣又居險陷之中亦為窒塞惕懼之義二以陽剛自外来而得中為以剛来訟而不過之義是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為義者此是也卦義不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變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蓋卦辭取

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為義所取不同也○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極意於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謂窮盡其事也○訟者求辯其是非也辯之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聽者非其人則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與人訟者必處其身於平安之地若陷危險則陷其身矣乃入於深淵也卦中有中正險陷之象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乾健而上行坎險而趨下居險健而不

相與訟之所與也九二剛來而得中有孚也訟以有孚爲主訟而无孚則刑隨之矣凶之道也剛來而陷乎險中見窒也見窒而後訟訟非得巳也訟而惕焉中而止非成訟也是以吉非剛而得中疇克爾終凶以上九言也處訟之極不能復即命渝安貞則成訟者也終凶亦宜乎然訟非中正者不能聽而决故利見大人九五是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大人能使無訟者若恃險健之才往而犯難則

鮮不及矣故不利涉大川自訟有孚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訟三升而二降乃剛來而得中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訟不親也不親而健健而陷此所以為訟剛來居二而得中故二為成卦之主用中則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无私之大者況訟乎是以利見之也險欲陷健遠之可也故不利涉大川涉之則自入于淵矣需之利涉大川險在前也訟之不利涉大川險在下而必陷也易說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伊川先生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如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絶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愼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於違行而後謀則无及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天體於上水行於下天道左旋水性右流皆違行而不相親故曰訟不親也不親所以為訟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在於謀始謀始在於制作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責於人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良以此也方此為治訟之始未及夫化民之道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水違行大不親矣作事謀始期无訟

也邦无道免於刑戮在下之謀始也刑期无刑必也无訟在上之謀始也此謂窒惕之道易說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故於訟之初因六之才為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得吉也蓋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訟於下難以吉矣以上有應援而能不永其事故雖小

有言終得吉也有言災之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至於凶乃訟之吉也○六以柔弱而訟於下其義固不可長永也永其訟則不勝而禍難及矣又於訟之初即戒訟非可長之事也○柔弱居下才不能訟雖不永所事既訟矣必有小災故小有言也既不永其事又上有剛陽之正應辯理之明故終得其吉也不然其能免乎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於四為獲其辯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

為對敵也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初於正應中有陰陽之間不无訟但以陰居下體為柔順履險方初不永所事其理辯直一直作正故小有言終吉易說

龜山楊氏曰險而健卦之所以為訟也險故與訟健故能訟居險之初柔不當位非險而健也无能訟之才故不永所事當上下違行之時陰柔在下而二以剛柔之近而不相與故小有言然有應在上順而不

為險故其辯易明既已有言則非无訟也以其辯明故終吉夫訟非可長之事居訟之初謀始之時也故孔子因以戒之有不可之辭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訟之初未始不小有言也永其事則有成終之凶不永所事是以終吉言於初者戒之於始也初四在訟之應者是以其辯易明二五在訟之不應者是以不克而掇患也易說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訟

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伊川先生曰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九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為訟之主乃與五為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為訟而義不克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得无過眚也必逋者避為敵之地三百戸邑之至小者若處强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眚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而為有分也○義既不敵故不能訟歸而逋竄避去其

所也○自下而訟其上義乖勢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險體剛好訟者也上下二陰俱非已應理爲不直故不訟歸而逋竄使其邑人之衆旡辜被禍故曰邑人旡眚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成卦之才言之則九二剛來而得中能有孚窒惕中吉也以爻言之二五正應也二以剛險而不應訟上者也而五以剛中正而履尊位訟之

主也人所利見而取决焉不可得而訟也故不克訟然九二剛而中知義不克則非怙終者故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歸而逋者自反不縮逋竄而自逭也邑人三百户則其居寡弱矣不為險健也不為險健則訟息矣故无眚眚過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孔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則三百户之邑亦不為小矣或謂下之敢訟上者以附已之衆為得之矣附已之衆上之所不容故

置其邑而逋乃可旡眚眚甚於凶明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則三百户不爲小矣雍曰二五有君臣之位上下之分非可訟也訟之義不克也不克則罝三百户之邑而歸逋竄之中可旡眚矣葢以下訟上其患自取茍不違其邑是速誅伐之禍也九二以剛中之才一陥險中而不克訟其取患如此况旡其才者乎是以聖人貴夫窒惕而不利涉難也伯氏駢邑三百管仲奪之而没齒

无怨言豈有訟上之患者乎易說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伊川先生曰三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間危懼非為訟者也禄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則不訟矣處危謂在險而承乘皆剛與居訟之時也○柔從剛

者也下從上者也三不為訟而從上九所為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己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為善也○守其素分雖一无雖字從上之一无之字所為非由已也故无成而終得其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履非其位處險之極若能不為他累專應上九則雖危終吉故曰舊德以陰居陽又處成功

必有悔吝故曰无成易說

廣平游氏曰訟之六三才不稱位故有食舊德之象食舊德者世其禄也世世之構訟者皆出於忿慾而六三才不足則内省而无忮位已高則知足而无求夫如是則從上而已奚其訟故食舊德而安也然當訟之時才不稱其位則人必有娼嫉之者故不能无危要之在已者貞固自守而无争心故雖危而終吉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以陰居陽无險健之才而承乘皆剛力不能訟也上九處剛健之極而下為之應柔不能抗也則從上而已故曰食舊德貞厲蓋先王詔禄以功饒廪稱事食其食不任其責而唯上之從則唯食舊德可也當上下違行之時居險健之中雖以舊德而食然從之而不以正安之而不知戒失義犯患將无所不至矣故唯正厲乃終吉與之從事則无成矣說易

白雲郭氏曰以陰柔而介二剛之間危懼也能不以訟為事所謂窒惕者也故能保舊德之禄而固守弗失與逋其邑而喪者異矣雖介二剛為危道而終獲吉者能窒其訟故也介二剛有道乎捨二之訟上從乾道代終而已從其大體者也故吉六三不以訟為事上從乾吉之大可謂德與位稱者矣然僅能食舊而已九二自下訟上掇患已至又豈能保其舊邑哉逋竄宜矣易說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陽剛而居健體不得中正本為訟者也承五履三而應一有於字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四雖剛健欲訟无與對敵其訟无由而興故不克訟也又居柔而應柔亦為能止之義既義不克訟若能克其剛忿欲訟之心復即就於命革其心平其氣變而為

安貞則吉矣命謂正理失正理為方命故以即命為復也方不順也書云方命圮族孟子云方命虐民夫剛健而不中則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故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而不訟及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為安貞則吉矣○安正能如是則為无失矣所以吉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體健而比於三理為不直故不克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非中正義不克訟也復即命變而為

安正則吉矣命天理也知義不克自反而即理則非迷而不復者其吉不亦宜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强之才未甞下人非得位必多訟九四居上訟下為初辯明既不克訟復即初之命變而安於貞是以獲吉復即初命捨訟而應初也應初所以為正也是亦不失舊德之道苟非復即命渝安貞殆亦逋邑之流乎九四葢甞有訟能變而獲吉故不言舊德而象但言不失也既云不克訟則无德可言

矣論訟則四優於二論德則三優於初其訟者上九乎亦愈於二之犯上也易說

九五訟元吉彖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盡善者有矣○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訟元吉謂聽訟之主也非身有訟也九五得尊位大中以正決天下之訟已則何訟之有

當訟之時至而以中正決之是以元吉也若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聽訟之道孰善於此吉孰大焉故卦言利見大人大人則九五之謂也且訟而有孚猶窒而後通惕而後寧中焉則吉終焉則凶自死元吉之理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中正而履尊位訟之所利見也故元吉元吉者大而盡善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五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九五之象曰

訟元吉以中正也則九五之无訟而為聽訟之主明矣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知訟元吉所以為中正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中正大人也聽訟之主也天下之長也為天下之長以中正之德聽天下之訟人之所利見其為吉也大矣蓋非一人之吉實天下之吉也獄訟之歸虞舜虞芮之質文王其九五之謂也易說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

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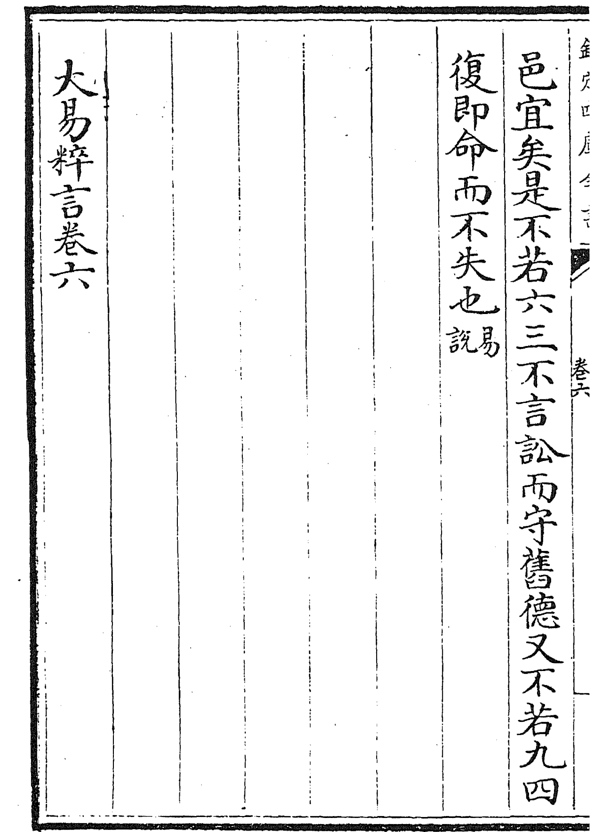
伊川先生曰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强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且不足敬而可賤惡況又禍患隨至乎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以剛健居訟之終成訟者也成訟凶之

道雖足以取勝而受服人所賤辱也故終朝而三褫之或錫非乃誠與也三褫者言疾之者衆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許慎云鞶大帶也君子帶鞶婦人帶絲蓋爵命之服非所以賞訟也衆所不與故終朝三褫之言不足貴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言鞶大帶也男子帶鞶婦人帶絲蓋爵命之服非所以賞訟也雍曰上九以訟而錫之鞶帶其招褫不足貴如此況自下訟上義不克者奪



邑宜矣是不若六三不言訟而守舊德又不若九四復即命而不失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二十

經部

大易粹言卷七

宋　方聞一　編

☷☵ 坎下坤上

伊川先生曰師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為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為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内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而言一陽而為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為衆陰主而在上君

之象也師以一陽為衆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易傳

師貞丈人吉无咎

伊川先生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强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

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一作嚴畏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丈人剛過太公近之剛正剛中則是大人聖人得中道也太公則必待誅紂時維鷹揚所以為剛過不得稱大人易說

廣平游氏曰師貞丈人吉故詩稱方叔元老克壯其

猶也老者成德之稱乞其言足以愈人之疾故曰艾憲其行足以助人之善故曰叟其更事多其作謀審其成德也尊其致道也遠蓋朝廷典刑所頼而非特可以行師也丈人者老者之尊稱而法度所資也師之道以律為主故以丈人言之易說

白雲郭氏曰師為衆九二之師之象也貞正也師之道正於一者也故師以貞為先丈人尊嚴老者之稱故能慮善以動无輕敵貪利危國喪師之患所以唯

丈人為吉也與武王唯師尚父宣王方叔元老同義

兵凶器戰危事争逆德无全吉也故以丈人无失律

喪師為吉以善補過為无咎易說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

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伊川先生曰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

服從而歸正王道止於是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

言二也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應

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上順下險行險而順也○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又何咎矣其義故一作固无咎也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用師之道將以正天下之不正也故師謂之征已則不正其能正人乎此師之所以主乎貞也剛中而應任將之道也行險而順興師之義也仰

順乎天无違天以干時俯順乎人无咈人以從欲與師之順如此則民之從之雖犯難而忘死矣故能以衆正以衆正之則人皆知其欲正已而已天下孰不趨於正哉其為王也孰禦故吉且无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制民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則衆在內一陽在上為之主君象也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則衆在外一陽在下為之主將師之象也說卦曰坤為衆故師比之象如此春秋傳曰師能左右

之曰以能以衆正乃可以王矣若夫狙詐作使則詭道也雖足以取勝王者不為也夫剛中而應者以九二言也行險而順合二體而言也兵凶器戰危事用民於凶危可謂行險而毒天下矣然而為匹夫匹婦復讎則行險而順矣故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雖毒天下而民從可知也又何凶咎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中而應九二也行險而順師之義也師道必正而後動衆正于九二也能用衆正之九二

則可以王六五是也師者凶危行險之道故曰毒天下而必以順動者葢有義存焉則民從之毒如藥石之攻疾毒之所以除害也所謂誅其君而弔其民東面而征西夷怨者也可謂善補與師動衆之過者矣

易說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伊川先生曰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為衆聚之象故為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

衆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地中有水容而能蓄也故君子體師之象以容民蓄衆易說

兼山郭氏曰坤為地為衆坎為險為法地所以容民法所以蓄衆也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非容民乎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非蓄衆乎故自比閭族黨州鄉容民之道也自伍兩卒旅師軍蓄衆之法也是以居則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容民之常

也動則勝則相讓敗則相救蓄衆之終也是以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師其有馬若夫黄帝太公寓之於八卦管仲制之為三軍諸葛亮李靖因之為六出皆師之遺法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言地所以容民水所以蓄衆大司徒有比閭族黨州鄉容民之道也小司徒有伍兩卒旅師軍蓄衆之法也易說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伊川先生曰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在邦國興師一作動衆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矣雖幸而勝亦凶道也並易傳○師出以

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无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亦凶令人用師唯務勝而已楊遵道錄

橫渠先生曰師出以律師之始也體柔居賤不善用律故凶易說

龜山楊氏曰師出无名師行无制皆不能以律也初六師之始也故言師出之義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牧誓曰不愆于六步

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此師律也不如是皆失律也刑戮隨之矣雖足以幸勝猶凶道也故曰否臧凶言否則雖臧亦凶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六春秋傳晉荀首曰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矣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且律者法也亦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之律或謂古之出兵律與軍法並用必謂否臧皆凶則人謀鬼謀百姓與

能何取於易也初六坎也坎為法兵法曰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故有制之兵无能之將不可敗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師之勝負上則繫國家安危下則繫億兆人之命利害之大者无踰於此故戎為國之大事而洪範八曰師聖人戒謹之意為至深矣可无律以妄動而蹈至險之機乎禁暴誅亂雖不得已而用之不可无律也故師之初六言師出以律以明用師莫先於律也猶卦辭首言師貞以明師之道莫先於貞

也然失律否敗其凶固宜或幸而勝雖臧亦凶者蓋聖人明師之吉凶於有律失律之際不在於否臧幸不幸之間也否臧幸不幸小人之事非丈人之道故聖人不取也漢武窮兵以討匈奴僅有獲焉而天下户口减半非臧凶歟計其所獲曾未補千萬分之一安知所謂中吉无咎之道哉易說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伊川先生曰師卦唯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凡事至於三者極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

不信也它卦九二為六五所任者有矣唯師專主其事而為衆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唯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巳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一有能字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為

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前所云世儒之見異矣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 並易傳 一有威字

横渠先生曰懷愛萬邦故所以重將帥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九二以剛中之才分閫外之寄為師之

主天吏也在師中吉則无逸德矣如是乃可以承天寵也武王克商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悦服所以錫命而懷萬邦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膺寵錫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二以至剛之才為一卦之主其行師用兵之道宜一以剛濟矣而能用中焉此蓋丈人主

師之道也用中則吉而无過何咎之有是以王三錫命以寵其无咎之吉非攻戰之功也昔禹之徂征也苗民逆命而班師振旅文王之命將也曰薄伐西戎宣王之北伐也曰薄伐玁狁此皆以用中為貴也用中故无過之可補又何必有戰勝之功而後為吉乎春秋无義戰聖人貶之久矣後世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辭而闢之其言有曰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而況殺人以求之乎

又曰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觀此則知殺獲之功固非聖賢所尚矣是知中吉之寵為懷萬邦之道不然以王命三錫民賊則天下被不仁之害適足以糜爛吾民尚何懷萬邦之有是以古之仁賢之將率以安民和衆為先耻為孫吳小人變詐之技視殺獲首虜初无意焉其安疆場之功後世蒙其利而人无知者師卦所謂丈人之徒歟史氏既不能暴白於天下徒誇大匹夫悍卒

與夫權謀狙詐之士以資委巷之談識者悲之安得以師中之道發潛德之光哉易說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唯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倚付二

三安能成功豈唯无功所以致凶也_{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陰柔之質履不以正以此帥衆固不能一師丈人吉非陰柔所禦_{易說}

龜山楊氏曰師之或以衆尸之也衆尸之稟命不一而无功矣凶之道也六三上承衆陰輿尸也故凶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衂則輿尸之凶可知_{易說}

白雲郭氏曰師道尚專則正故三陰一陽成為師卦

師臣道也故九五爲比而九二爲師觀師之成卦則師之義得矣六三以柔居上非其才也位不中正非其任也欲衆主師凶之道也師或有功而凶或无功而吉六三衆主無功之凶也師之不善无以加此春秋遷延之役邲戰之類是也易說

六四師左次無咎象曰左次無咎未失常也

伊川先生曰師之道以强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

宜進退乃所當也故無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一作進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為咎也易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必一无必字為失也如四退次乃得其宜是以无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次之不戰之地則不失其常易說

龜山楊氏曰兵凶器也先王以喪禮處之故上將軍

居右則師以右為主師之常也退而左次則失常矣然四以柔順之資承乘皆隂不足為師之主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知力不足退而左次未為失常也易說

無山郭氏曰六四將不知師之可進而謂之進不知師之可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固有畫地而守與夫乖其所之者亦師之常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賢哉六四之左次也師之進退理不可

必可進而進可退而退則常道也六四以陰居柔力不能進而左次得其常也何咎之有故師之凶在內則傷財害民在外則覆軍亡將內外无是焉雖左次无功亦謂之无咎可也彼不度德不量力而喪師者六四之罪人歟易說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

道師之興必以蠻一作戎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以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一有子字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

者如晉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並易傳）弟子輿尸貞凶師師以長子今以弟子衆主之亦是失律故雖貞亦凶也（楊遵道錄）

横渠先生曰柔居盛位見犯乃較故无咎任寄非一行師之凶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田有禽害田也獮取之除害而已先王

之用師猶是也故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執言奉辭也奉辭則師出有名矣長子主器者也可以任重而帥師師矣弟子凡非長子皆是也以是輿尸之則禀命不一而无功雖正亦凶矣六五履尊位爲興師之主故言用將出師之道以爲後世法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古帝王興兵動衆蓋未有无名之師也故六五言田有禽利執言田之有禽害稼也故獵取之蠻戎寇賊害民也故執言以伐之執言奉辭也

以興師則无咎矣此論在師之君道非將帥之事也故雖鳴條之師牧野之戰湯武必執言誓師明告其罪而後舉也長子九二也以中行師得其道者也弟子六三也以輿尸而凶非獨六三之罪也君使之不當也貞凶葢言輿尸之凶長子帥師无凶也然則師之君道无它焉執言專任而已師道貞則吉卦既言得丈人而後吉爻於此又明弟子雖貞亦凶聖人之意其慎如此易說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伊川先生曰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

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文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則六以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无咎者也○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師終必推賞然小人雖有功不可胙之以土長亂也承猶繼世之承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師之初用熊羆虎貔之士武王伐商雖
微盧彭濮人有所不廢至其終則崇德報功之時也
故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用小人則亂邦必矣此聖
人之深戒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甚哉師道之難成也昔之為上者患不
得其臣為下者患不得其君是以上下之志不通軍
國之情或異其所以為勝為負者何莫由斯道也是
故有為節制之師任平土之政者有為烏合之衆驅

白徒市人而戰者有在師中吉成功而錫命者有聽任之匪人輿尸而取敗者有虛巳委能使奉辭而伐罪者有好大喜功師出而无名者有受命專征而進止得以便宜者有束於中御之嚴而覆軍棄師者自古以來攷是而察其成敗較然可見也故武成之終曰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與夫師之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殆非一日也其所由來久矣樂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

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名公右六成而復綴以

崇天子夾振之所以四伐盛威於中國也盡師之道

嗚呼大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武成之終曰列爵唯五分土唯

三又曰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則盡上六之義者其武

王乎雍曰雖大君有命而小人不得開國承家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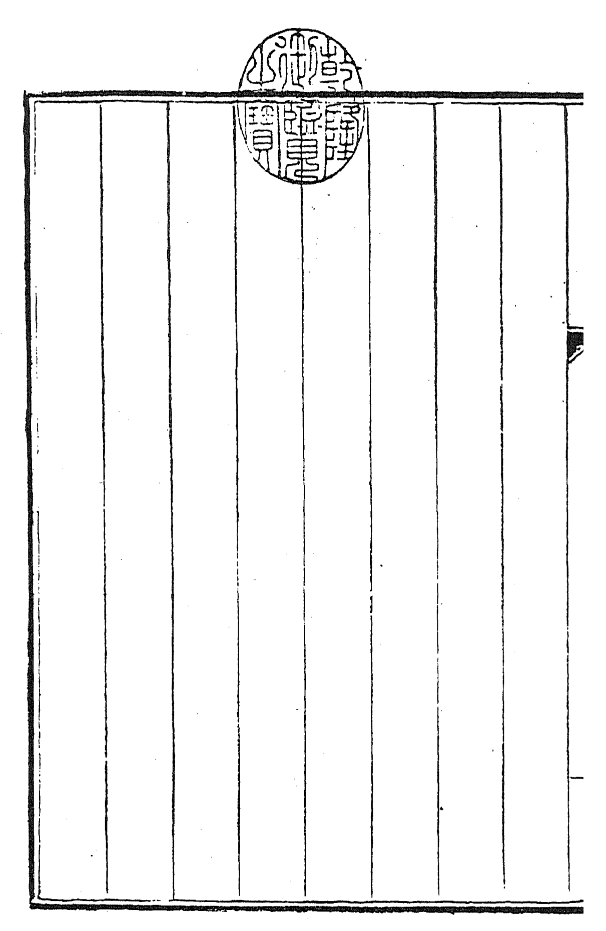
小人无容衆居上之德此武王所以必崇德而報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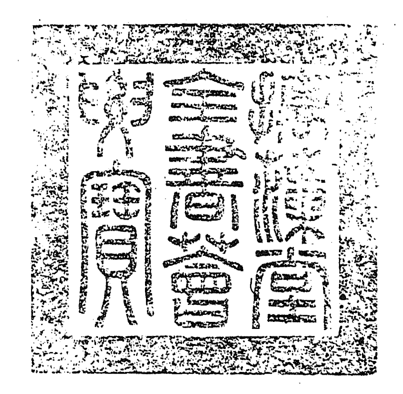
也崇德則小人勿用矣易說

大易粹言卷七

謹案卷七第二頁前六行時維鷹揚刋本維訛雖

據易傳及詩經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章宗瀛
謄録監生臣江　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易粹言卷八至十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seal]

大易粹言卷八

宋 方聞一 編

䷇ 坤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比序卦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親輔也一作比輔比也一作比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為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間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為比也又衆爻皆隂獨五以陽剛居君位

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為比也易傳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伊川先生曰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為吉道故雜卦云比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蓍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人之不能

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矣夫猶凶況柔弱者乎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雖剛强之至未有能獨立者也比之道由兩志相求兩志不相求則睽矣君懷撫其下下親輔一作附於上親戚朋友鄉黨皆然故當上下合意以相從苟无相求之意則

離而凶矣大抵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親故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必原筮者慎所與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原筮者推原占決相比之道也非以蓍龜也上之比下必有元永貞之三者下之比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象又曰夫剛立之稱也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我非夫剛立者猶凶況柔弱乎雍曰

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天位則為比得臣位則為師天下之吉莫吉於比故比直言吉治天下之衆莫急於貞故師先言貞帥師有君道而不得如是之大如是之久也故无元永之貞昔成湯之初征也東征西夷怨曰奚獨後予所謂不寧方來而无後凶者矣易說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伊川先生曰比吉也比者吉之道也物相親比乃吉道也比輔也釋比之義比者相親輔也下順從也解卦所以為比也五以陽居尊位羣下順從以親輔之所以為比也○推原筮一作決相比之道得元永貞而後可以无咎所謂元永貞如五是也以陽剛居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以陽剛當尊位為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卦辭本泛言比道彖言元永貞者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寧

方且來求附比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不寧而來比者上下相應也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故上下之志必相應也在卦言之上下羣陰比於五五比其衆乃上下應也○衆必相比而後能遂其生天地之間未有不相親比而能遂者也若相從之志不疾而後則不能成比雖夫亦凶矣无所親比困屈以致凶窮

之道也傳並易

龜山楊氏曰五以剛中得尊位居中履正衆陰在下而順承之有親輔之象卦之所以為比也故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先王什伍其民鄉田同井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比之所以吉也政散民流用蕩析離居則凶可知矣此自然之理也原筮者占所比也元永貞者可比之道也原筮謂占決可否非龜筮之筮也與初筮之筮同盖无長人之仁

則雖比而不親无可久之德則雖比而必離无正固之守則雖比而不周上之比下與下之比乎上无是三者則小人之比耳能无咎乎故唯元永貞而後无咎盡此道者其唯九五乎故曰以剛中也居比之時陰无正應不寧之象也而衆陰順承不寧方來之象也不寧方來以上下應而已盖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上下相求古今之通道也上不比乎下下不比乎上而能獨安者未之有也夫一陽在上衆陰在下

而順從比之吉也而上六獨居其上而乘之无順從之義後夫者也婦以順從夫者也夫先而婦從父先而子從君先而臣從其義一也獨曰後夫者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曰後夫者推本言之也夫且不可後況君親乎後君親則大亂之道凶不足言矣自比吉至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卦之辭泛言比道而象言盡比道之善唯五而已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

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凡生於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又曰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矣雍曰天下之吉生於順而凶生於逆下之順從天下无異意不寧方且來非吉乎後之凶无順意故也不寧方如初六六四是也後夫上六之不我比也上下應者上而六四下而初六非正應而來比也然易之道窮則變不知變則失易之道故

乾有窮之災坤則其道窮況後夫乎聖人於道窮之際每致意焉者明易之道初无窮人自失之也易說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伊川先生曰夫物相親比而无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為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水在地上相比而不離先王觀比之象建國畫地而封之為之屬連使相親比則諸侯知尊

君親上而天下從之矣易說

無山郭氏曰衆民之有君諸侯之有王非先王創治而有之皆出於自然之勢也盖上下之分未立强弱之勢不齊於是大得以陵小衆得以暴寡日趣於亂亡而生生之理熄矣必有强有德者出焉則大小之勢分衆寡之情一於是有小事大有大比小小大之情親率歸于大定者是先王封建之本也梁襄王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一者王也方

地上有水非澤之所鍾散而相親則各有所比先王以是建萬國而親諸侯王道之本也方比之五陰而一陽上有大中至正之道下无僭亂分民之臣盖足以王矣自河圖洛書之相為經緯八卦九章之相為表裏文王得之以演周易孔子得之以述春秋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春有王正月盖同出於此矣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周成王時諸侯來朝助祭者千八百國春秋之時見於經者止百

二十有四國其後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卒并於秦方是時征伐四出轉以相滅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凡以天下无王故也故易之有比春秋之書王豈易言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建萬國所以比民親諸侯所以比天下先人曰民之有君諸侯之有王非先王創治而有之皆出於自然之勢此先王封建之本也梁襄王曰天下惡乎定孟子曰定于一一者王也方地上

有水非澤之所鍾散而相親則各有所比先王以是建萬國親諸侯王道之本也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周成王時助祭者千八百國春秋之時見於經者止百二十四國其後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卒并於秦數百年間吞噬屠滅殆盡凡以天下无王故也故易之有比春秋之書王其義一也易說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誠信充實於内若物之盈滿於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它吉也它非此也外也若誠實充於内物无不信豈用飾外以求比乎誠信中實雖它外皆當感而來從孚信比之本也○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它之吉其

始不誠終焉得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柔而无應能擇有信者親之巳之誠素著顯終有它吉比好先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比之初原筮之時也故有孚比之乃无咎孚信之在中也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故比以忠信為主比而无孚小人之比也能无咎乎有孚比之比乎人者也有孚盈缶孚之在巳也缶器之質者也盈缶則充實在中不資外飾也故來

有它吉夫居比之初人相求比之時也孚誠充實於中而後爲人所比盈缶是也故能有它吉有孚而未至於盈缶則比乎人者也故无咎而已非比之初則不必有它而後吉故曰比之初六有它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廣大乎比天下之道見賢則比之不必有應而比也然有應而比者比之易二四是也遠而非應者比之難初六是也然遠而非應柔弱不能自達有待於人者也缶之爲器有物盈之則有用也无

以盈之虛器也是缶之有待於物猶初六之不能自用也初六以誠信之道自充於中所謂有孚盈缶矣何患其无用乎中孚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蓋誠信感人有必應之道故終使六二自内與之同比於五也雖非其應而比其道蓋益賢於求應者矣何咎之有它吉本非我有之吉因人而得之者也初六才位不足直以誠信得它吉也故比之道雖吉而比之始又以孚為先古之人因人得用者多矣唯誠信充於

中者能終它吉不然吉未終而凶矣易說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為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己己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守己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為戒

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愛自親始人道之正故曰貞吉易說

廣平游氏曰比之自内者非枉己以外求也上之人訪逮幽側至誠以相與然後出而應之故文稱自内而象以為不自失也六二居中得正與九五為正應

迹逺而志同位殊而徳合故以自内言之若伊尹之在莘而湯聘加焉非自内以比耶尹負鼎干湯孰謂聖人乃不知比之自失乎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五以中正在上而二以中正自内比之故正吉蓋居比之時上下相求而不以正則内不失已外必失人矣皆自失也故唯正吉而後无失易說

白雲郭氏曰比以九五爲主而六二正應爲主於内盖率天下而比五者故自内之外率天下以歸王也

二之比初非欲親初也欲與之比五也終能同比於五是不失巳道之貞吉也觀初六它吉六二自內之辭可明其義蒙之六三亦舍應親二矣而有不有躬之象蓋蒙與比異道而三與二異位義不同也故象言不自失以見非如蒙之不有躬也夏商之季天下諸侯相率以歸湯武或三千或八百國所謂六二貞吉初六它吉者衆矣易說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伊川先生曰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於匪人其失可知悔吝不假言也故可傷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人之相比求安吉也乃比於匪人必將反得悔吝其亦可傷矣深戒失所比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履非其正比之必匪其人故可傷易說

龜山楊氏曰承乘皆陰比之匪人也能无傷乎言傷

則悔咎不足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不知比賢而比於上上非正應而有凶比非其人則自失其身矣是其所以可傷也易說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伊川先生曰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乃得貞正而吉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為貞吉以六居四亦為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

能比於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相須其義始備○外比謂從五也五剛明中正之賢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賢且從上所以吉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六四无應於內而外比九五比賢從上也九五剛中正賢也比賢從上而不以正人誰與之故正乃吉六四以陰居陰正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與初非正應故舍遠比近外比九五

之賢亦自知才位非可無人從上保身而已故得貞而吉比或自内或外比以明比道之大不可拘於常也易說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

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為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先王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止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

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皥皥而莫知為之者也邑人不誡吉言其至公不私无遠邇親踈之别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誡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誡於居邑如是則吉也聖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於顯比見之矣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

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為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比與隨是也言中

正者得中與正也訟與需是也○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為逆來者為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言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不期誡於親近上之使下中平不偏遠近如一也_{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失前禽謂三面而驅意在緩逸之不務殺也順奔然後取之故被傷者少也○以剛居中而顯明比道伐止有罪不為濫刑故邑人不誡為上用

中此之謂也不比者不懲非用中也故比必顯之然殺不可務也一云上使中者付得其人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得尊位其比宜顯矣故制畿封國以爲屬連建牧立監以相糾因時問以通好賀慶以展親所以比諸侯也域民之制其詳至於屬婦同井而居同巷相從任之以九職繫之以九兩所以比其民也凡此皆顯比之道也盡斯道者其唯九五乎居中履正而上下應之比之正也故曰顯比王用三驅失

前禽邑人不誡吉夫獸窮則搏常物之大情也故王田不合圍三面而驅不窮物以盡取也先王比天下而安之非以求吾所大欲也故順則取之逆而去則舍之所失者前禽而已盡吾比道任彼而不致力焉用三驅之義也若湯之祝網是也窮民而盡取之乃名敵之道非所以比天下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為此而已夫如是故仕者願立於其朝耕者願耕於其野商賈願

藏於其市行旅願出於其塗則邑人不誡而自至矣
此比道之光也故曰邑所居之邑謂國中也易說
無山郭氏曰九五比坤下坎上坎水也坤土也土以
水柔水以土流親比之故也洪範之叙曰五皇極皇
建其有極其事則无偏无陂遵王之義无有作好遵
王之道无有作惡遵王之路无偏无黨王道蕩蕩无
黨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側王道正直凡上之所以
示下者如此也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唯

皇作極凡下之所以奉上者如此也方顯比建大中之道明法度之尊逆者不追順者不拒无恤於去來无間于小大邑人之不誠特為其微者言之至於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盖有无思而不中者矣可勝言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洪範五皇極曰无偏无陂遵王之義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惡遵王之路无偏无黨王道蕩蕩无黨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側王道

正直凡上之所以示下者如此也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唯皇作極凡下之所以從上者如此也方顯比建大中之道逆者不追順者不拒无恤於去來无間于小大邑人之不誡特為其微者言之至於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盖有无思而不中者矣可勝言哉雍曰九五之君非以力假仁者也盖有大中至正之道以昭示天下天下自從而比之故曰顯比王田不合圍三面而驅故所失者前禽而已是猶上六

之不我比也夫以大中至正之道昭示天下无容私焉是以逆則舍之順則取之故上言不寧方來後夫凶皆自來自後之辭非聖人有以強之也聖人以大中至正舍逆取順必无侵伐之虞邑人又何誡焉是則顯比之吉為天下之至公也求其所以然實建大中以致之耳故曰上使中也書曰民心罔中唯爾之中其使中之謂乎由是知商之三千周之八百亦舍逆取順而已或謂顯比之道狹不亦異乎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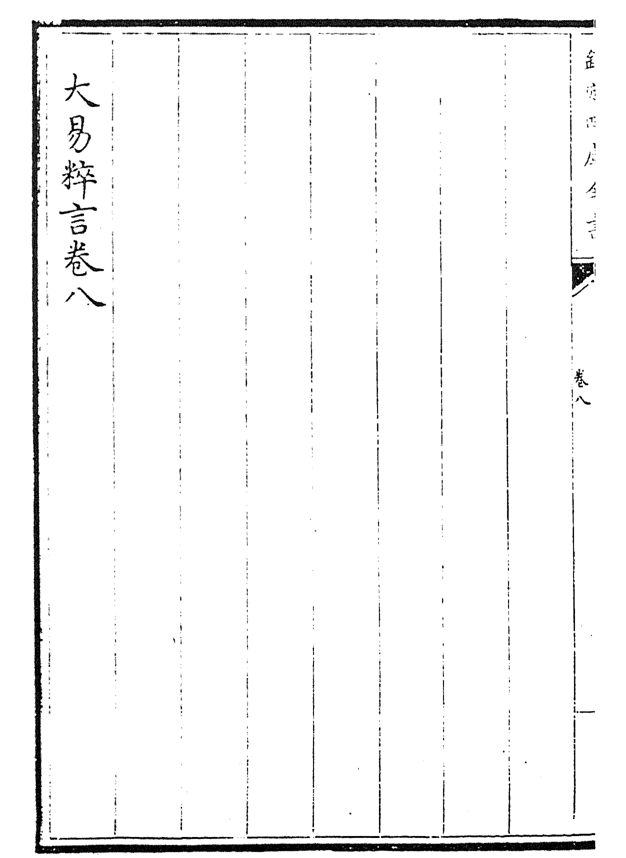
明道先生曰比之无首凶比之始不善則凶 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六居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終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天下多矣○比既无首何所終乎相比有首猶或終違始不以道終復何保

故曰无所終也並易傳 ○ 敬是持已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驩狎為相與以无圭角為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禮為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既无首安得有終故曰无所終比之道須當有首也劉元承手編

龜山楊氏曰比之時陰宜從陽也而上六居一卦之上比之无首者也无首則无所從其凶不亦宜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非天下之所比又不能比人為臣而无君與无元首何異哉是以凶而无所終也三有匪人之傷上有无首之凶皆逆比之道聖人捨之者也四也初也其知幾乎故能非其應而獲吉以是知比者必求大中至正而比之斯无不吉易說



大易粹言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二十二 經部

大易粹言卷九

宋 方聞一 編

☰☴ 乾下 巽上

伊川先生曰小畜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相比附則為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為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為巽所畜故為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

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又四以一陰得位為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羣陽之志是以為畜也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彖專以六四畜諸陽為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易傳○或以小畜為臣畜君以大畜為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箇道理隨大小用楊遵道錄○小畜是所畜

小及所畜雖大而少皆小畜也不必專言君畜臣臣畜君 唐棣所編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伊川先生曰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唱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唱不順也故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一有能字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唱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據

四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主也易傳○暢中伯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唐棣所錄○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坎卦本陽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蝃蝀之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蝃蝀在東則是陰先唱也莫之敢指者非謂

手指莫敢指陳也猶言不可道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語錄

橫渠先生曰自我西郊剛陽之氣進而不已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德天德也天德畜之則止不能畜則失聖人之所以為聖以能畜天德而已然畜有二道有止而畜之者畜之大也故為大畜有入而畜之者畜之小也故為小畜捨是皆不能畜矣能大畜天德則理非不亨小畜疑於未亨故言亨也密雲不雨言

畜之而未及用也自我西郊明其自我畜之也自我畜之而未及用君子成已之道未至於成物所以為

小畜 易說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伊川先生曰言成卦之義也以陰居四又處上位柔得位也上下五陽皆應之為所畜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是以為小畜也象解成卦之義而

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唯革有曰字亦文勢然也○健而巽以卦才言也内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中剛中也陽性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剛居中為剛而得中又為中剛言畜陽則以柔巽言能亨則由剛中以成卦之義言則為陰畜陽以卦才言則陽為剛中才如是故畜雖小而能亨也○畜道不能成大如密雲而不成雨陰陽交而和則相固而成雨二氣不和陽尚往而上故不成雨盖

自我陰方之氣先唱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小畜之不能成大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易傳

○密雲不雨尚往則氣散先陰變風氣隨風散語錄

龜山楊氏曰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四以陰居陰柔得位也為一卦之主而上下應之以陰畜陽也陽大而陰小小者畜也此以六四一爻言之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合一卦之才言之也葢小者畜則无亨之道所畜亦小矣合一卦之才則三陽健

而進一陰體巽而上行九五剛得中與之合志則志行矣是以亨也雲者氣之下升也一陰畜之未能上達故密雲不雨尚往也往則交通成和而為雨矣西郊陰所也東多風西多雨陰陽之義故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自我西郊則亦朝隮于西之意有雨之兆焉特施未行而已言未則非終不行也自小畜至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之應四而曰上下應者陽道過盛喜於從陰雖非其位而其志皆應之也剛中二之天德

也志行四之巽志也剛德居中而巽志行是以亨也尚往者其道方行行猶未已也施未行者澤未下也密雲尚往則澤有必下之理君子成已有必能成物之道盡其道則為大畜施未行故為小畜也易說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伊川先生曰乾之剛健而為巽所畜夫剛健之性唯柔順為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擾系之耳故為小畜也君子觀小畜

之義以懿美其文德畜聚為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為小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風行天上柔巽之上行也君子觀象於此則美其文德也天以剛健故其事武地以柔順故其事文風之柔无所不入地類也故有文德之象舜之格有苗文德之懿也詩稱仲山甫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所以畜宣王者文德而已矣故有明哲保身

之說異乎伊尹之於成湯太甲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小畜之時以柔畜剛故君子以懿文德

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則畜剛莫尚乎文德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巽之畜乾陰之畜陽非可大也君子體之懿文德而已與夫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異矣六四之畜正也猶巽從而後能之使非正而行是妾婦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文德美德也坤言文在中而文言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然則畜之道必先畜美德以成巳而後可見於事業也大畜之以畜其德則天德之大皆正而畜之矣乾之不言所利猶大畜以畜其德坤利牝馬之貞猶懿文德也風行天上是為巽入之道是我入而畜之也天在山中則為來畜於我大小之辨如此易說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足以上進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道也故云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无咎而又有吉也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補過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義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无咎之甚明也○陽剛之才由其道而復其義吉也初與四為正應在畜時乃相畜者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理而升進之於應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陰得位為一卦之主而初與之為應受畜於四者也過未形而畜之其復自道矣夫何咎之有故其義吉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德之大而人畜之雖曰小畜亦已艱矣唯早辯者易為力而不能早辯者難為功故小畜雖同而有初九九三之異也易為力則復自道復自道則鮮失焉是以其義吉而无咎也然小畜之道何

與於復而初九九二曰復何哉盖大畜而无失无失故无復小畜未能无失是以不免有復也學者不能大畜則有小畜不能小畜則有復雖初无異道盖力行有淺深耳易說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以陽剛居中爲陰所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上而爲其所畜則同是同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同

志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其復矣故吉也曰遂其復則離畜矣乎曰凡爻之辭皆謂如是則可以如是若已然則時已憂矣尚何（一有教字）誠乎五為巽體巽畜於乾而反與二相牽何也曰舉二體而言則巽畜乎乾全卦而言則一陰畜五陽也在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二居中得中者也剛柔進退不失乎中道也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雖強於進亦不至於過剛過剛乃自失也爻止言牽復

而吉之義象復發明其在中之美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初反自道三為説輻二以彚征在中故未為失易説

龜山楊氏曰二之與五以剛畜剛非如初九之於六四也故牽而後復所以吉者以其在中也居小畜之時以剛畜剛非其道宜於自失矣而二五皆剛而中故不自失也易説

白雲郭氏曰不能辯之於早至二尤艱矣故牽而後

復也牽者強勉之義雖无自復之易然強勉能復猶

為吉也非二有剛中之德亦將自失矣易說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

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為陰畜制者也故不能

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陰制

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

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

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
反目三自為也○夫妻反目盖由不能正其室家也
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矣不使進猶夫不能正
其室家故致反目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近而相比故說輻而不能進反為柔制
故曰反目非其偶也故不能正其室 易說
龜山楊氏曰重剛而不中則身不行道矣身不行道
不行於妻子故輿說輻夫妻反目輿說輻不能有行

也切比於四為陰所畜不行於妻子也至於夫妻反
目則正家之道可知矣故曰不能正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畜有止畜之義說輹則止而不行也
小畜入而畜之有復之象焉復貴早辯過中則危矣
此牽復之後所以言說輻也說輻則害於行道故又
有夫妻反目之象夫妻反目道不行於一家何以正
天下是如輻壞而車不能行也孔子曰大車无輗小
車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意與此同求其所以然盖本

於不能正室不能正室者其身不正故也是以君子必篤於成已而後可以成物為是故也大畜輿説輹止於二也良馬逐行道於三也小畜牽復於二未為成德故説輻於三不能行也輹可説者也輻不可説者也易說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伊川先生曰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内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

也諸陽之志係于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衆剛必見傷害唯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也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也○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得惕出而无咎也惕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五既合志衆陽皆從之矣_{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陰居陰其體不躁故曰有孚能上比於五與之合志雖為羣下所侵被傷而去懷懼而出於義无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得位得柔巽之道也為一卦之主而下當三陽之進勢不足畜之則傷而去惕而出矣然得柔巽之道有孚也上承九五與之合志則下不能害矣雖惕而出終无咎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人畜天以柔畜剛非天下之至誠其

孰能與於此此六四有孚之道也六四以有孚之道主於中又且惕然知懼此其所以免害而血去且无咎矣盖一柔五剛有害而傷之之理故也上合志者合九五有孚之志故志行也唯其上合志是以能畜也

易說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伊川先生曰小畜衆陽為陰所畜之時也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矣故曰攣如謂牽

攣相從也五必援挽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鄰也五君子為小人所困正人為羣邪所厄則在下者必攀挽於上期於同進在上者必援引於下與之勠力非獨推巳力以及人也固資在下之助以成其力耳○有孚一有而字攣如蓋其鄰類皆牽攣而一无而字從之與衆同欲不獨有其富也君子之處艱厄唯其至誠故得衆力之助而能濟其衆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四為衆陽之主巳能接之以信攣如

不疑則亦為衆所歸故曰富以其鄰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巽乎中正有孚也居得尊位剛巽以畜而上下從之攣如者也攣如言從之固也從而與之共天位食天祿能富以其鄰者也六四柔得位而不尊為小畜之主三陽下進不足以畜之故傷而去惕而出雖與上合志能无咎而已唯九五以剛巽乎中正而衆陽從之故能富以其鄰而不獨富也夫小畜以柔畜為主而九五以剛者以其居巽體故也居

巽之極故雖剛而不過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合六四誠信之志𢕟衆剛而畜之是富以其鄰者也富以其鄰則以畜衆為富不以獨智為富矣此明畜之君道如大舜善與人同取諸人以為善是也易言富以其鄰者乾之象也不富以其鄰者坤也乾大也坤吝嗇也易說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止者也為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一作畜道之成也

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尚德載四用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也陰柔之畜剛非一朝一夕能成由積累而至可不戒乎載積滿也詩云厥聲載路婦貞厲婦謂陰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安有婦制其夫臣

制其君而能安者乎○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陰已能畜陽而云幾望何也此以柔巽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於幾望而為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君子謂陽征動也幾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矣尚何戒乎○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陰將盛一作既一有則字極君子動則有凶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不疑慮乎若前知疑慮而警

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矣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以臣畜君至於和且至則畜道成矣猶當尚德以載之不可以賢臨之也尚德者无所不用德也故象以為德積載何則君臣夫婦人合也人合者易以睽故雖貞而厲若恃此以行而不止則陰疑於陽月盈而逼矣故雖君子之道猶為凶也所謂有所疑者陰疑於陽之謂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三陽下進一陰畜之不能固故密雲不

雨尚往也至上九則往極矣故既處夫隂陽和則雨而婦以順為正雖畜而至於雨以是為正則厲矣夫月遡日以為明者也望則與日敵矣故幾望則不可過君子至是而猶征焉則凶之道也盖小畜以隂畜陽為主其極必有疑陽之戰故戒之如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小畜密雲不雨之象至上九畜道成而後既雨也既雨則小畜之道盡矣是安於畜者也故曰既處君子於成終之際未嘗不思成焉戒而尚德

116 館

則无顛覆之憂婦人以順為貞不知尚天德之大以持守之是以危也幾望將盈也將盈之時居位之極知進不知退是以征凶有所疑者盈滿皆有疑之時故君子戒之孔子言知及之仁能守之所謂尚德者如此夫畜德既成尚戒其失況畜之未成者乎易說

017394
浙大图书

大易粹言卷九